

長篇小說

黃紅故事

THE YELLOW AND RED STORY

鍾毓材 著



《淘金夢土》三部曲之二

《THE DREAMLAND OF GOLD》II

長篇小說

黃紅故事

THE YELLOW AND RED STORY

鍾毓材 著



《淘金夢土》三部曲之二

《THE DREAMLAND OF GOLD》II

日月星製作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黃紅故事 《淘金夢土》之二

作 者：鍾毓材

封面設計

插 圖：何捷忠

總 編 輯：伍素嫻

總 經 理：沈慧淑

出 版：日月星製作公司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65—71 號榮業商業大廈 1001 室

電話：2635—9981 2850—6667

傳真：2635—9480 2851—0014

植字排版：廣西梧州市雲山工作室

(0774) 2822791

印 刷：太和印刷公司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14 號益新工作大廈 18 字樓 B 座

電話：25648448 傳真：25657443

版 次：一九九六年十月

國際書號：ISBN 962—944—001—6

定 價：全套三冊 港幣 145.00

序

王 蒙

當我們說鍾毓材先生愛好文學的時候，我們會感到『愛好』這兩個字不足以說明問題的本質。一個人可以愛好游泳，可以愛好美酒，可以愛好跳舞，也可以愛好積攢錢財。但是愛好文學總是有些個不同：它給予你的不僅是某種愉悅，某種滿足，而且更是一種莊嚴，一種壓力，一種挑戰和一連串追問。它要求的與其說是興趣，不如說是獻身、意志和某種難能和品質。它提供的與其說是利益和享受，不如說是困擾和自我較量，是折磨却也是一種無比的精神上的充實和不斷更新。

當我們說文學是一個夢，哪怕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夢的時候，也覺得對於鍾毓材先生來說，夢這個字無論如何也是不貼切的。

它太輕飄了。鍾先生已經過了傷感溫情想入非非大做文學夢的年紀，已經不會去附庸追星族去夢幻一個作家的名聲，已經不會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詩強說愁了。他曾經是出生在印尼的華僑子弟，他曾經是熱血沸騰的愛國歸國少年，他再次去國，奮斗在香港、美國、泰國，遍歷各種政治風雲和商海浮沉，他的商務活動十分繁忙也頗爲成功。然而他仍然不能忘懷文學，不能忘懷『火紅的鑄造利劍和理想的世紀』，不能忘懷自己的對於文學的痴誠追求。這不能再說是夢了，這是人生的一種結晶，是走了一圈，又靠近了出發點的一條軌道，是一種精神的依托，是對於人生和世紀的種種苦惱的一個勉强的回答。如果我們把一個人的幾十年的奮鬥和事務上的成就比喻作『畫龍』，那麼他在實際的艱巨的人生奮鬥的同時，捧獻出來的他的小說作品便是他的『點睛』。

鍾毓材先生的新作，包括《阿彩夫人》《黃紅故事》《大地主人》三部曲的長篇小說《淘金夢土》完成了，篇幅巨大，內容新奇，濃墨

重彩，波譎雲詭，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本書凝結了巨大的勞動，即使是職業作家寫這樣的大部頭亦殊非易事，你無法相信這是鍾先生『業餘』創作的果實。作者對於文學事業是何等地忠誠執著！它集中表現了華人在美國開發過程中的貢獻、艱難和傳奇式的遭遇。當年的華工——豬仔，歷盡屈辱、歧視和非人的惡劣生活條件與折磨，但他們同樣是英雄輩出的中華兒女的一部分，他們同樣是勤勞勇敢，頑強奮鬥的中華后裔，他們一方面與各種迫害、歧視、追殺作斗争，一方面在美國荒原上赤手空拳，獨闖天下，站住脚跟，戰天鬥地，建立功勳，為開發美國西部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從國內的小說創作來說，這也算是填補了一個空白，使我們的文學畫廊中又增加了遠離家鄉，『淘金』海外，身處異域，魂歸中華的命運特殊的一群。從鍾先生的選材和他的比較重戲劇性和畫面感的寫法上，我們可以了解到最初作為電影劇本來寫的初衷，更可以想象他自己的人生經驗的戲劇性與多樣性。時代不同了處境也十分兩樣，但是可以想像毓材在自己的經歷

中尋找到了、發現了與早年間美國本部的華人新移民之間的共同的東西。傳奇性的故事中自有作者的真情實感。這也正是本書的動人之處。我祝賀他的新作的問世，我贊美他這種腳踏實地地勞作和不忘情於寫作的精神，我希望他能全面豐收，在各方面都取得新的巨大的成就。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献词

本人懷着萬分崇敬的心情，僅以長篇小說《淘金夢土》三部曲：《阿彩夫人》、《黃紅故事》和《大地主人》獻給一百五十年前被賣豬仔到金山的萬千華工的英靈。這些沒有姓氏的阿字輩先僑被美國人稱為拖着豬尾巴（長辮子）的『異類』、『怪物』、『蒙古八爪魚』，受盡非人的悲慘遭遇和迫害；他們被嘲笑污辱，被屠殺、被燒死、被問吊、被驅逐回大海……別以為這些卑微的可憐的平凡的人們猶如螻蛄般被人踐踏踩死，不，他們却在他鄉異邦用淚和血譜寫出炎黃子孫悲壯的故事；他們倒下去，挺拔起中國人筆直的脊梁。他們的屍骨早已灰飛烟滅，沒有留下姓名，但是那種善良、勤奮、合群、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他們對美國早期開拓歷史所創造的功業却永存在北美洲的大地之上，與歲月同在，與日月同輝。

一九九五年 初秋

香江河畔，獅子山下

作者

序 曲

一八八五年，三藩市唐人街的華人，驚魂甫定。三年前加利福尼亞通過排華法律之後，排華反華的狂焰，席捲整個加州和其他西部各州，多少華人的家園、商店、營地、小華埠被搗爛燒毀，他們大部分被驅逐回唐山去了。沒有被趕盡殺絕的，由四面八方的礦場、築路工地、農場和漁村逃向加州最大的唐人街來避難，躲過這一場前所未有的排華的腥風血雨。這些龍種，有異於其它民族，聚集在這大城的小城裏，以逆來順受、堅韌不拔、合群團結、自強不息的精神，在遙遠的他鄉異邦建立起海外的中國。二十五年來，盡管處於四面楚歌，狂風惡浪裏，這屬於龍種的小城，正如駭浪中的孤舟、鏖戰中的堡壘，歷盡艱危，仍然屹立在這金山海灣之上。

這海外的中國，三藩市的唐人街到一八八五年間，已具相當規模，包括由南到北的七個街位：加利福尼亞街、商業街、企業街、華盛頓街、吳臣街、太平洋街、百老匯街；由東而西的堅尼街，都板街和市德順街三個街位。上千家的各式

各樣的中國商店都已齊全，如中國餐館、唐山雜貨店、中藥店、洗衣店、東方工藝品店等等，都有中文字的招牌；黃旗飄舞，燈籠高掛。街頭上還有卜卦算命、代寫家書、補鞋匠，也有一些小販挑夫，這一切構成富有中國色彩的唐人街。

這一天下午，唐人街人來人往，依然一片熱鬧，彷彿是太平盛世。

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阿漢，英俊硬朗，眉清目秀，雙眼炯炯有神。歲月已在他的臉上留下痕迹，額上和眼角已顯出細細的皺紋，雙鬢也開始花白。他長辮齊腰，一身雍容華貴的衣着：白絲綢衫，黑綢褲子，黑布鞋。胸前掛有金鏈子，閃閃生光，那翠玉墜子，青綠油亮。他神閑氣定，好一派的儒雅斯文。他漫步街頭，忽見前頭一群人圍觀着。他湊前去，原來是路邊擺攤的一個卜相的道士，這道士五十開外，臉色蠟黃，身形瘦削，他正唱着一首金山了字歌：

世人都說金山好，黃金淘盡了，人家把你趕，可憐眼淚空流了；

世人都說金山好，鐵路築成了，功勞人家叨，空嘆血汗白流了；

世人都說金山好，大錢那裏賺得了，離鄉容易返家難，最終把命都拋了。

君不見，君不聞，其實金山有甚麼好？人間滄桑看盡了；

金山夢，富貴夢，那管甚麼夢，到頭來人生有甚麼不是個了！

道士的聲調，悲愴淒慘，有着很深的傷痛感。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問道：

『道長，此歌出自何方？好熟，像在那裏聽過似的。』

那道長笑而不答，看看阿漢，過了片刻，他緩緩說道：

『施主是讀書人，想必看過「石頭記」。』

阿漢忽有所悟，『是那好了歌；好便了，了便好。道士這首金山了字歌，唱得絕啊，把我們華人的血淚艱辛全唱盡了。』

『能在西域異邦偶逢知音人，難得！難得！』道士笑兩聲，雙眼一直沒有從阿漢的臉上移開過，接着他一本正經地說道：

『施主，我讚你幾句，不收費用的。施主相貌堂堂，機遇不凡啊，有別於平常之人。施主少年運差，年輕時曾有血光之災。中年必行大運，如今已步入佳境也。怎麼樣？貧道沒說錯吧！』

阿漢大笑兩聲。心裏倒是一驚的，暗暗稱道：

『想不到金山也有此等高人異士！』

阿漢向道士拱起雙手：

『道士真是奇人！請問尊姓大名？』

『貧道走遍大江南北，行走江湖，現今漂泊海外，居無定所，糊口飯吃罷了。施主見笑，未敢留名。』

阿漢不再追問，取出十美元，遞過去給他。道士接過謝道：

『施主太客氣了。貧道夜觀天象，略懂易經，推算出十年後此地必遭逢大劫。施主賺夠錢，携眷遠離此地，切記切記。』

阿漢聽罷，深受感染，長嘆一聲，搖搖頭離去。

他轉入一條較大的繁旺的街道，不遠處，一幅頗大而耀眼的招牌『茵陳跌打藥酒』直掛在『武漢堂』的藥店上方。

『武漢堂』藥店的門面寬大。店內的架上擺滿各種大小玻璃樽裝的茵陳跌打藥酒。

有幾個顧客正在購買藥酒。長櫃後面兩個伙計忙碌着。

『這位大哥，買兩打。是有人回唐山嗎？』一個伙計問道。

『是的，家鄉人都說這茵陳藥酒好，很有效用的。』這顧客答道。

另一個婦人插上嘴：『茵陳藥酒是好，我老公跌傷腳，腫得厲害，搽兩次，

就好多了，給我兩樽。」

『好，好！』另一個伙計從架上取下兩樽藥酒給那婦人。

阿漢走進『武漢堂』。

兩個伙計笑着向他打招呼：

『老板，你回來啦！』

阿漢向他們點點頭，逕直走向店內中堂去。

這中堂的陳設，是會客的地方。中間擺着一套酸枝雲石桌凳，另一套靠背酸枝椅子擺在右牆的一方。

阿漢走進中堂來，站在左牆中央，望着一幅鑲在柚木框裏的用毛筆畫在沙宣紙上的畫像出神。

這是他和他長兄阿武年青時的畫像。畫裏的，兄弟兩人充滿青春氣息，笑得很開心。

阿漢的臉帶着沉重的哀思，眼裏閃動淚光。

藥店的後堂裏，一張長方桌子旁，兩個女工和一個男工正在忙着包裝藥酒。

女工把印有茵陳字樣的招紙貼在藥酒樽上。男工把已貼好招紙的藥酒裝進紙盒裏。

天井裏，種有幾盆花：海棠花、芍藥、黃菊，最令人注目的，有一盆仙人掌，長得粗壯，有半個人高。還有一盆蘆薈，利劍似的葉子，飽滿得幾乎滴出汁來。一個十歲的女孩和一個八歲的女孩在天井邊玩耍、嬉笑。她們都長得活潑可愛。

一個三十多些的女人從內房走出來。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個印第安女子，古銅色的膚色，健康紅潤，微突的雙顴，稍方的臉龐，那一雙黑白澄清的眼睛，閃射出智慧的光芒。她過肩的烏亮長髮，飄散着，不失為異族美人。她雖然身穿寬鬆的中國女人的服裝，却依然顯出她修長而婀娜多姿的身段，誘發出綽約的風韻。她用很不純正的四邑話對那兩個小女孩子說道：

『你們自己玩，別妨礙阿叔阿姨做事，知道嗎？』

『嗯。』兩個小女孩應道。

『我去看你阿爹回來沒有？』她說着走向中堂去。

中堂裏，阿漢還站在他們兄弟倆的畫像前沉思默想。

印第安女人悄悄走到阿漢身背，環抱他，親熱而溫柔地吻他的後頸：

『你回來了。』

阿漢轉過身，憂愁的臉，眼裏的淚光，令女人驚詫地睜大眼睛：

『你……怎麼啦？』

阿漢深深嘆口氣。『沒有……剛才在街上，聽一個道長唱金山了字歌，唱出華工離鄉背井，受人欺壓的悲慘遭遇。一時深有感觸，想起從前，想起大哥。』

女人緊緊樓抱住他。『別想那些事。都過去十多年了。你坐，我去斟茶給你……看你，一頭的汗。』女人舉起手，用衫袖替他拭汗。

她扶他坐在椅子上。

『公主！（他還是這麼稱呼她）大哥送給我們的木頭公仔呢？』

『我收在櫥子裏。我去給你端茶來。』

『不，我想看看，去拿給我。還有你送給我的木哨。』

女人走到一個木櫥子前面，拉開抽屜，取出一對木頭公仔和木哨。

她走回來把木頭公仔和木哨交給阿漢，女人倚在他膝邊坐下，深情地望着他。

阿漢把手裏的木頭公仔看了又看。

這是一對白松木雕的男女公仔。公仔雖雕得粗糙，刀法簡潔，但栩栩如生。女公仔是年青的印第安公主，頭上插有羽毛。

阿漢用衫袖抹抹那木哨，吹了吹，木哨發出悠揚古樸的音響……

那音韻裏帶着無限悲涼，是遠古的印第安人向太陽、月亮、雷和電，還有高山、河流、湖泊訴說人對生老病死的無奈；歌頌宇宙和大地的永恒；哀嘆人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而短促；表達對哺育他們大地的深沉的愛戀……

曲調越來越蒼涼悲壯。

這是阿漢當年在那大山裏的時候，公主教他吹的曲子……
他至今沒忘；他永生記得。

……

阿漢摩挲着這對木頭公仔，感慨萬千，自言自語說道：

『大哥如果還活着該多好，我們一家人在一起……是啊，十多年了，那已經

是很遙遠的事啦！可是前塵往事，歷歷在目啊！公主，要不是到那大峽谷裏築鐵路，你我如何能相識，結為夫妻，厮守此生？世上也不會有茵陳跌打藥酒，這難道就是緣份，是天意？』阿漢說着，望着印第安公主含情脈脈的美麗的眼睛。

他想起了往事……

—

十七年前，即公元一八六八年的中秋前夕。

烈日當空。蔚藍色的天空，沒有一絲雲。氣候是酷熱的。

內華達山脈的峽谷築路工地上。這是一道十分險峻的峽谷。

遠處的隧道已經建成，鋪上了鐵路軌道。

離隧道口這一段工程正進展得如火如荼。工人之中，大部分是華工，他們頭戴竹笠。其中也有少數的白種人，成千的華工在揮汗工作。

華工用鐵鏟、鋤頭鋤地；幾個人合力用粗繩綁住大石椿平地基；一大群肩挑